



梁書
三



U 8
1735
115



U 8
1735
115



梁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為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竟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齊明帝即位聞而嘉之引為領軍長史甚見賞納及即位累遷太子



此係明八年治
所購山田八
畝一畝



魏山田圖
氏圖田圖

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中建武末爲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昵之如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爲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旣而東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城內旣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高祖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不拜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引參佐命封

豫寧縣公邑二千戶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夏高祖譙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袞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請餘人惟請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旣洽羣臣竝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

政道縝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拙衷舉庶人王亮
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竝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
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辰正立記事在前記
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衷貶傷濟濟
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頽縝卽主臣謹案尚書左丞
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知
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
墨縷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翻爲矛楯人而無
恒成茲姦諛日者飲至策勲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
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癘廷辱民宗自居
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
寘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黃紙
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縝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
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祐爲吏部未協附梅蟲兒茹法珍
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
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
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貫
其旣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
對所詰十條縝荅支離而已亮因屏居閉埽不通賓客遭母憂居
喪盡禮八年詔起爲祕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
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足諡曰
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所生母遘疾歷時

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爲剡縣令略不視事多爲山水遊會賊唐瑤作亂稷率厲縣人保全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暉爲護軍轉護軍司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壽春以稷爲寧朔將軍軍主副尚書僕射沈文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處分文季悉委稷焉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事時雍州刺史曹武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師退稷還荊州就拜黃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司

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俄進督北徐州兖州冀五州諸軍事將軍竝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內思亡而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直閣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

梁臺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邑一千戶爲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尋爲度支尚書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公事免俄爲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時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爲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與駕將欲如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大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魏寇胸山詔稷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鎮北將軍初鬱州接邊陸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胸山叛或與魏通旣不自安矣且稷寬施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

角等夜襲州城害稷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稷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嶸別有傳卷字令遠稷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鄉僖侯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旣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爲前軍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事黃門郎出爲

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還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

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旣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梁書卷十六

梁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梁書卷十七

王珍國

馬仙理

張齊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官至散騎常侍車
 騎將軍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武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
 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齊高帝手勅云卿愛人
 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
 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
 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每
 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者少矣復出為安成內史入為越

及古同

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先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景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卽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

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勅荅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荅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瀋陽縣侯邑千戶除都官尚書常侍如故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嘗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出爲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輿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戶邑如前徵還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加後軍項之復爲左衛將軍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年徵還爲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侍

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疋
諡曰威子僧度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
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
常侍爲小將隨齊安陸王蕭緬緬卒事明帝永元中蕭遙光崔慧
景亂累有戰功以勲至前將軍出爲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
守會壽陽新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
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使仙琕
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
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
勞之曰射鈞斬祛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
謝曰小人如失王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

琕母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
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王師
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
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
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授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南義
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洽涯縣伯邑四百戶仍遷都
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俄進號貞威將軍魏豫
州人白早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
胡遊爲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
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十助
守懸瓠魏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超等守三
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雒

陽仙理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理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出爲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號雲麾復爲司馬加振遠將軍十年朐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假仙理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理與戰累破之昶遁走仙理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戶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初仙理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理云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仗之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子巖夫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桓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爲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爲心腹雖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稷歸京師稷爲南兖州又擢爲府中兵參軍始委以軍旅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造玉珍國陰與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齊自執燭以成謀明且與稷珍國卽東昏於內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五百戶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修天監二年還爲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使齊置大劔寒冢二戍軍還益州

其年遷武旅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和聚
合蠻蜒抄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初南鄭沒於
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
租得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應贍南梁十一年進假節
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傳豎眼寇南安齊率衆距之豎眼
退走十四年遷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葭萌人任令
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歸欵益州刺史鄱陽王遣
齊帥衆三萬督南梁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
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謐及宗範逆
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將丘突王穆等皆降而魏更
增傳豎眼兵復來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萌復沒於魏
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
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
無所困乏旣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
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
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十七
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
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
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壯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爲列將
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理而已仁義何
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
政績亦有異焉胃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藝文志卷之五
氏書四庫

梁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藝文志卷之五
氏書四庫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為直閣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拔為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遏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閣左細仗主高祖踐阼封石

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直閣細仗主如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戶遷太子右衛率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城主馬成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立城爲犄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能守是夜奔還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宗督衆軍爲援進據邵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以功增邑三百戶還爲左驍騎將軍尋出爲持節都督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兗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內附惠紹撫納有功進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戶入爲衛尉卿遷左衛將軍出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

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內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詔曰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懃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諡曰忠子澄嗣澄初爲直閣將軍丁父憂起爲晉熙太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文並當時之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郡召爲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戍主道斑攻蠻錫城反爲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斑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

師入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均水
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鄧城方
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
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
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均口戍副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
高祖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
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時有蔡道
福爲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
湖道根常爲前鋒陷陳會道福卒於軍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大
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卽位以爲驍騎
將軍封增城縣男邑二百戶領文德帥遷游擊將軍是歲江州刺
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天監二年爲寧朔將軍南梁太

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
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壅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
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
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
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閒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
於是糧運旣絕諸軍乃退遷道根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韋叡圍合
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進所在有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
救之道根率衆三千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
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
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益封三百戶進爵爲伯
還遷雲騎將軍領直閣將軍改封豫寧縣戶邑如前累遷中權中

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太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定十一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爲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閣十五年爲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謹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

軍豫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旣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八是日輿駕春祠二廟旣出宮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禘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卽幸其宅哭之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

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威子懷

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爲黔首其後卽以康爲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儻有志氣齊文帝爲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爲西曹書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宮以舊恩引爲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遷前軍將軍復爲華山太守永元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

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四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曠日持久東昏將吳子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戶除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魏圍梁州刺史王珍國使請救絢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三關爲魏所逼詔假絢節武旅將軍率衆赴援九年遷假節督北兗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兗州刺史及朐山亡徒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魏軍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絢又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徵驃騎臨川王司馬加左驍騎將軍尋轉朱衣直閤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勅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

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鋏鋤數千萬斤沈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

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復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閣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

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于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勅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是遂譖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決奔流于海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政十八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周捨直殿省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時年五十七輿駕卽日臨哭贈右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襤褸輒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武征伐累有戰功武爲雍州以義之補防閤出爲馮翊戍主及武代還義之留事高祖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遇之義師起板爲輔國將軍軍主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芋口有邸閣高祖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新亭并朱雀航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平以爲直閣將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戶除驍騎將軍出爲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三年進號冠軍將軍增封二百戶四年大舉北伐揚州刺史臨川王督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兵受節度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詔班師衆軍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城內糧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無復南向高祖曰不然此

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土匠脩營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時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督帥隨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自後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上輒頽落義之乃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衆二十萬救焉旣至與魏戰大破之英大眼等各脫身奔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俘生不可勝計以功進

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終

西川屯鳳
氏圖南甫

梁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西川屯鳳
氏圖南甫

宗史

劉坦

樂藹

宗史字明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江陵祖景宋時徵太子庶子不
 就有高名父繁西中諮議參軍史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
 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竝
 見圖畫史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勅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
 接魏使皆時選也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史管書記史既以
 筆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
 史仍管書記及太孫即位多失德史頗自疎得為秣陵令遷尚書

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惟史及傅昭以清正免明帝卽位以史爲郢州治中有名稱職以父老去官還鄉里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義師起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別駕如故時西土位望惟史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信故領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每事諮焉高祖師發雍州穎胄遣史出自楊口面稟經略并護送軍資高祖甚禮之天興初遷御史中丞以父憂去職起爲冠軍將軍衛軍長史天監元年遷征虜長史東海太守將軍如故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是冬遷五兵尚書參掌大選三年卒時年四十九子曜卿嗣史從弟岳有名行州里稱之出於史右仕歷尚書庫部郎郢州治中北中郎錄事參軍事

劉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晉鎮東將軍喬之七世孫坦少爲從兄虬所知齊建元初爲南郡王國常侍尋補辱陵令遷南中郎錄

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之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下車簡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米三十餘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邵陵人逐其內史褚洊永陽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並應僧粲桂陽人邵曇弄鄧道介報復私讎因合黨亦同焉僧粲自號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永陽人周舒爲謀主師於建寧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惟臨

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略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反州城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且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州羣賊始散天監初論功封荔浦縣男邑三百戶遷平西司馬新興太守天監三年遷西中郎卒時年六十二子泉嗣

樂藹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

益善之宋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刺史辟爲主簿景素爲南徐州復爲征北刑獄參軍遷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焉時齊豫章王疑爲武陵太守雅善藹爲政及疑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疑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峙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着按圖牒疑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疑遣覘之方見藹閣讀書疑還都以藹爲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遷枝江令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旣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悅焉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以爲自晉王悅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九年豫章王疑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累遷車騎平西

錄事參軍步兵校尉求助戍西歸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議
參軍義師起蕭穎胄引藹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略梁臺建遷鎮軍
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舟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
資藹焉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左丞如故和帝東下遷兼衛尉卿天
監初遷驍騎將軍領少府卿俄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藹
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幅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藹
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先忽於庫火^{一作油}
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
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二年出
爲持節督廣交越三州諸軍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
刺史徐元瑜罷歸道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
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之誅元

瑜尋進號征虜將軍卒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識有禮訓
藹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
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齊和帝爲相國召爲
府參軍鎮軍蕭穎胄辟主簿梁臺建除起部郎天監二年藹出鎮
嶺表法才留任京邑遷金部郎父憂去官服闋除中書通事舍人
出爲本州別駕入爲通直散騎侍郎復掌通事遷尚書右丞晉安
王爲荊州重除別駕從事又復徵爲尚書右丞出爲招遠將軍建
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
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卽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
以讓俸受名辭不拜俄轉雲騎將軍少府卿出爲信武長史江夏
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皇太子以法
才舊臣累有優令召使東下未及發而卒時年六十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胄起大州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藹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梁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終

西川忠貞堂
氏圖回南甫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

陳伯之

劉季連字惠續彭城人也父思考以宋高祖族弟顯於宋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季連有名譽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室近屬將及季連等太宰褚淵素善之固請乃免建元中季連爲尚書左丞永明初出爲江夏內史累遷平南長沙內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並行府州事入爲給事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建武中又出爲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遙欣之鎮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遙欣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植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邪

西川忠貞堂
氏圖回南甫

王會爲遙欣諮議參軍美容貌頗才辯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遙欣競侮季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遙欣有異迹明帝納焉乃以遙欣爲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四年以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宋世爲益州貪鄙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善待季連季連下車存問故老撫納新舊見父時故吏皆對之流涕辟遂寧人龔愜爲府主簿愜龔穎之孫累世有學行故引焉東昏卽位永元元年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自驕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愜酷狠土人始懷怨望其年九月季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是月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令逐始平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

殺其太守寶稱自號南秦州刺史難當益州刺史十二月季連遣參軍崔茂祖率衆二千討之齋三日糧值歲大寒羣賊相聚伐樹塞路軍人水火無所得大敗而還死者十七八明年正月新城人帛養逐遂寧太守譙希淵三月巴西人雍道晞率羣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軍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守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奉伯至與郡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惰將驕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小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六月江陽人程延期反殺太守何法藏魯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又反有衆二萬出廣漢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我玉印當王蜀愚人從之者甚衆季連進討之遣長史趙越

常前驅兵敗季連復遣李奉伯由涪路討之奉伯別軍自潺亭與大軍會於城進攻其柵大破之時會稽人石文安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爲尚書左丞出爲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爲御史中丞與季連相善子仲淵字欽回聞義師起率鄉人以應高祖天監初拜郢州別駕從高祖平京邑明年春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弟通直郎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喻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錄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辦復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旣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

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爲巴西郡留三子爲質季連許之頃之季連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李膺士略並不受使使歸元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季連誅士略三子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乃敗退還成都季連驅略居人閉城固守元起稍進圍之是冬季連城局參軍江希之等謀以城降不果季連誅之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其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饑窘無計二年正月高祖遣主書趙景悅宣詔降季連季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

之事元起誅李奉伯并諸渠帥送季連還京師季連將發人莫之視惟龔愷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詣闕謝高祖引見之季連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顙以至高祖前高祖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季連復稽顙謝赦爲庶人四年正月因出建陽門爲蜀人藺道恭所殺季連在蜀殺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報復焉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獬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稍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所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

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嘗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爲南兖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歐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勲累遷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卽以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僞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荅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

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縉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縉獨不達高祖即位縉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縉堅距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魏何遽滅作河南郡於是遂拔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

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荅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失縉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敎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縉詐為蕭夤書以示僚佐於廳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長史以下次第歃血縉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眾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便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縉為尋陽太

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太雷太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將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鄰李景受龍符節度鄰爲徐州景爲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初元冲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與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絹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入_{一作}守城遂

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絹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鸚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蹙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

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與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使

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絹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絹戲爲詩曰帽上箸籠冠袴上箸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羣盜又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終

蘇州府印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五

蘇州府印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

子訓

王泰

王份

孫錫 僉

張充

柳暉

蔡搏

江蒨

王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頃之出爲鄱陽內史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爲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賞禮南海王爲護軍將軍瞻爲長史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又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瞻潔已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巡假拜給事黃門侍郎撫軍建

安王長史御史中丞高祖霸府開以瞻爲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爲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瞻性率竟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亮日而精神益朗瞻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九諡康侯子長玄著作佐郎早卒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爲司徒引志爲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爲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內史

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爲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授服之僞悶不署名高祖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爲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

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旣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爲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爲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普通四

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賜之追諡曰安有五子緝休謹操素並知名
王峻字茂遠琅邪臨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於宋世位至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祖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父秀之吳興太守峻
少美風姿善舉止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累遷中軍廬陵王法曹行
參軍太子舍人邵陵王文學太傅主簿府主齊竟陵王子良甚相
賞遇遷司徒主簿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建安王友出爲
寧遠將軍桂陽內史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相驚擾峻閉門靜坐
一郡帖然百姓賴之天監初還除中書侍郎高祖甚悅其風采與
陳郡謝覽同見賞擢俄遷吏部當官不稱職轉征虜安成王長史
又爲太子中庶子游擊將軍出爲宣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
視事三年徵拜侍中遷度支尚書又以本官兼起部尚書監起太
極殿事畢出爲征遠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尋爲智武將軍鎮

西長史蜀郡太守還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遷吏部尚書處選
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趣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
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彊禦亦由處世之情旣
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久之以
疾表解職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六諡惠
子子琮玩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縣主不惠爲學生所嗤
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謝
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王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暕年數歲而
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
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
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祕書丞明帝詔求異士

始安王遙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
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
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
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幸路絕勢門上品猶
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邪王暕年
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廸中和叔寶理遣之談
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
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
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祕寶
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霸府開引爲戶曹屬遷司徒
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爲侍中出爲寧

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爲侍中領射聲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
出爲晉陵太守徵爲吏部尚書俄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
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
謂爲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右僕射以母憂去官起
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還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
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謚曰靖有四子訓承穉訐
並通顯

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年十三暕亡憂毀
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
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射策高第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
祕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旣拜入

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上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諡溫子王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吳郡知名在志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旣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起家爲著作郎不拜改除祕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閣祭酒車騎主簿高祖霸府建以泰爲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祕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爲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吏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卽真自過

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卽補不爲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累遷爲廷尉司徒左長史出爲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爲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爲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爲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爲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士多懷泰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諡夷子初泰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廓王份字季文琅邪人也祖續明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父粹黃門侍郎份十四而孤解褐車騎主簿出爲寧遠將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遷太子中舍人太尉

屬出爲晉安內史累遷中書侍郎轉大司農份兄與於雍州被誅
與子肅奔于魏份自拘請罪齊世祖知其誠款喻而遣之屬肅屢
引魏人來侵疆場世祖嘗因侍坐從容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歛
容對曰肅旣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尋除寧朔將
軍零陵內史徵爲黃門侍郎以父終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祕書監
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
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高祖
稱善出爲宣城太守轉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北中郎豫章王長
史蘭陵太守行南徐州事遷太常卿太子右率散騎常侍侍東
宮除金紫光祿大夫復爲智武將軍南康王長史秩中二千石復
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南徐州大中正給親信二十人遷尚書
左僕射尋加侍中時脩建二郊份以本官領大匠卿遷散騎常侍

右光祿大夫加親信爲四十人遷侍中特進左光祿復以本官監
丹陽尹普通五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九詔贈本官賻錢四十萬布
四百匹蠟四百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胡子長子琳
字孝章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司徒東閣祭酒南
平王文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侍郎衛軍謝朓長
史員外散騎常侍出爲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徵司徒左長史
錫字公嘏琳之第二子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常獨
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爲朝士說之
精力不勦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爲飾居宇雖童稚之中一無
所好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
俱爲太子舍人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闋除太子洗馬時昭明尚幼
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祕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

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以戚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稱疾不行
敕許受詔停都王冠日以府僚攝事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
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
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宴
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
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敕即使於南苑
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
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歎揖佗日謂异
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轉中書郎遷給事
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
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

然中大通六年正月卒時年三十六贈侍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諡貞子子泛湜

僉字公會錫第五弟也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
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策高第除長史兼祕書郎中歷尚書殿中郎
太子中舍人與吳郡陸襄對掌東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山酋方
善謝稀聚徒依險屢爲民患僉潛設方略率衆平之有詔褒美頒
示州郡除威武將軍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寧遠
將軍南康內史屬盧循作亂復轉僉爲安成內史以鎮撫之還除
黃門侍郎尋爲安西武陵王長史蜀郡太守僉憚岨嶮固以疾辭
因以黜免久之除戎昭將軍尚書左丞復補黃門侍郎遷太子中
庶子掌東宮管記太清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四十五贈侍中給東
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承聖三年世祖追詔曰賢而不伐曰恭

諡恭子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游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紕脫鞞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起家撫軍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而愠因與儉書曰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邪王君侯

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魚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陽狂隴畔者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鷗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夔舉韞轅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咏於澗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

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
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乃飛竿釣
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
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
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
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
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
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
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
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
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
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

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
之哉是以披聞見歸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
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儉
言之武帝免充官廢處久之後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
同郡陸慧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入爲中書侍郎尋轉給事
黃門侍郎明帝作相以充爲鎮軍長史出爲義興太守爲政清靜
民吏便之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中庶子遷侍中義師近次
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侍中省不出
閤城內旣害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高祖霸府開以充爲
大司馬諮議參軍遷梁王國郎中令祠部尚書領屯騎校尉遷冠
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除太常卿尋遷吏部尚書居選稱爲
平允俄爲散騎常侍雲騎將軍尋除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徵拜

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
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轉左衛將軍祭酒
如故入爲尚書僕射頃之除雲麾將軍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
舊莫不欣悅以疾自陳徵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未及還朝
十三年卒于吳時年六十六詔贈侍中護軍將軍諡穆子子最嗣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
居瀹深所友愛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
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
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爲
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
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父憂去官服闋試守鄱陽
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

中遷臨海太守坐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天
監元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
轉屠旁縣踰山寇吳興所過皆殘破衆有二萬奄襲郡城東道不
習兵革吏民恒擾奔散並請搏避之搏堅守不動募勇敢固郡承
伯盡銳攻搏搏命衆出拒戰於門應手摧破臨陣斬承伯餘黨悉
平加信武將軍徵度支尚書遷中書令復爲信武將軍晉陵太守
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遷吏部尚書居選弘簡有名稱又
爲侍中領祕書監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普通二年出爲宣毅將軍
吳郡太守四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惠將
軍諡康子子彦熙歷官中書郎宣城內史
江禧字彥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敷齊太
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禧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爲國子

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側明帝敕遣齊仗二十人防墓所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司徒左南屬太子中舍人祕書丞出爲建安內史視事朞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爲郡蒞帥吏民據郡拒之及建康城平蒞坐禁錮俄被原起爲後軍臨川王外兵參軍累遷臨川王友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黃門侍郎領南兗州大中正遷太子中庶子中正如故轉中權始興王長史出爲伏波將軍晉安內史在政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爲寧朔將軍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項之遷太尉臨川王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右將軍蒞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惟蒞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蒞門客翟景爲第七兒繇求蒞女婚蒞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

侍不拜是時勉又爲子求蒞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守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爲之蒞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高祖謂勉云江蒞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蒞有眼患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遷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本官諡肅子蒞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子經在孝行傳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袞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

蔡樽以方雅著江禧以風格顯俱為梁室名士焉

梁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終

蔡川宅鳳園
氏園園南市

梁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太祖五王

蔡川宅鳳園
氏園園南市

太祖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高祖衡陽宣王
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懿及融齊永明中為東昏所害敷暢建
武中卒高祖踐阼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
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
烈王恢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
齊永明十年為衛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時長沙王
懿鎮梁州為魏所圍明年給宏精兵千人赴援未至魏軍退遷驃
騎晉安王主簿尋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衡陽王暢有美名為

始安王蕭遙光所禮及遙光作亂逼暢入東府暢懼禍先赴臺高祖在雍州常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平遷西平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又給鼓吹一部三年加侍中進號中軍將軍四年高祖詔北伐以宏爲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宏前軍尅梁城斬魏將鼂清會征役久有詔班師六年夏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其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夏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空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

司之儀侍中如故未拜遷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十二年遷司空使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將軍並如故十五年春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二宮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臨幸慰勉之宏少而孝謹齊之末年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如故固辭弗許十七年夏以公事左遷侍中中軍將軍行司徒其年冬遷侍中中書監司徒普通元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大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二年改創南北郊以本官領起部尚書事竟罷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詔許解揚州餘如故四月薨時年五十四自疾至于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侍中

太尉臨川王宏器宇沖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于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啟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憖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劔爲六十人給溫明祕器斂以袞服謚曰靖惠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時稱其長者宏有七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義爲嗣高祖嘉而許之改封正立爲建安侯邑千戶卒子貴嗣正義先封平樂侯正德西豐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正德別有傳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秀既長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不見也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齊世弱冠爲著作佐郎累遷後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永元中長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爲尚書令居端右弟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遊出入無度衆頗勸懿因其出閉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帝左右旣惡懿勳高又慮廢立並閒懿懿亦危之自是諸王侯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惟桂陽王融及禍高祖義師至新林秀與諸王侯並自拔赴軍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晉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

州刺史鎮京口長史范岫行府州事遣使降且請兵於高祖以秀
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京口建康平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徐
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天監元年進號征虜
將軍封安成郡王邑二千戶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戶
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
多二年以本號徵領石頭戍軍加散騎常侍三年進號右將軍五
年加領軍中書令給鼓吹一部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
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王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
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
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
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時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
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

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都督荆湘雍益
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其年遷號安西
將軍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
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
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
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
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
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塲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
旣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是歲魏懸瓠城民反殺
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理仙理籤荊州求應赴衆咸
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而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
卽遣兵赴之先是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害後軍司馬高江產以

郢州軍伐之不尅江產死之蠻遂盛秀遣防閤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逕蠻失其險期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十一年徵爲侍中中衛將軍領宗正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當涂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約已省去遊費百姓安堵境內宴然先是夏日常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

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楚薨時年四十四高祖聞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旣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且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誚也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

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梁興憺久爲荊州刺史自天監初帝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之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世子機嗣機字智通天監二年除安成國世子六年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還爲給事中普通元年襲封安成郡王其年爲太子洗馬遷中書侍郎二年遷明威將軍丹陽尹三年遷持節督湘衡桂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于州時年三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彊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治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請謚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子操嗣南浦侯推字智進機次弟也少清敏好屬文深爲大宗所賞普通六

年以王子例封歷寧遠將軍淮南太守遷輕車將軍晉陵太守給事中太子洗馬祕書丞出爲戎昭將軍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賊設樓車盡銳攻之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鬱華啟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齊世起家晉安鎮北法曹行參軍府遷驃騎轉外兵高祖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俄聞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義師起南康王承制板爲冠軍將軍留行雍州開府事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據郡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高祖旣尅郢魯下尋陽圍建業

而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連破荊州鎮軍蕭穎胃遣將劉孝慶等距之反爲瓚所敗穎胃憂憤暴疾卒西朝凶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旣至瓚等皆降和帝詔以偉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進號鎮北將軍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進督荆寧二州餘如故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四年徙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使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五年至都改爲撫軍將軍丹陽尹常侍如故六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未拜進號中權將軍七年以疾表解州改侍中中撫軍知司徒事九年遷護軍石頭戍軍事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其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十一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復以疾陳解十二年徵爲中撫將軍儀同常侍如故以疾不拜十三年改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布絹五千匹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偉末年疾浸劇不復出藩故俸秩加焉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偉及臨川王宏侍疾並衣不解帶及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高祖每臨幸譬抑之偉雖奉詔而毀瘠殆不勝喪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戶如故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普通四年增邑一千戶五年進號鎮衛大將軍中大通元年以本官領太子太傅四年遷中書令大司馬五年薨時年五十八詔斂以袞冕給東園祕器又詔曰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

遠列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識弘
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勲高樊沔契闊艱難劬勞任寄
及贊務論道弘茲哀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
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給羽葆鼓吹一部并班劍四十人
謚曰元襄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遊
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
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
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而性多恩惠
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
卽遣贍卹之太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
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埋言未訖而偉使至給
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卽賦給

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幾神
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偉四子恪
恭虔祇世子恪嗣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以元襄功加
邑至千戶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曰汝兒非直
無過竝有義方恭起家給事中遷太子洗馬出爲督齊安等十一
郡事寧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徵爲秘書丞遷中書郎監丹
陽尹行徐南徐州事轉衡州刺史母憂去職尋起爲雲麾將軍湘
州刺史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櫺
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讌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時世祖居藩
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
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
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

歌也尋以雍州蠻文道拘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持節仁威將軍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太宗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
令曰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惟
尚貪恠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阜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
戍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
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聲績百姓陳奏乞於城南立碑頌德詔
許焉先高祖以雍爲邊鎮運數州之粟以實儲倉恭後多取官米
贍給私宅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啟由是免官削爵數年竟不叙
用矣景亂卒于城中時年六十二詔特復本封世祖追贈侍中左
衛將軍謚曰僖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
篤志好學旣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
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距而不納時論服焉歷官太子舍人東宮

領直遷丹陽尹丞給事黃門侍郎深爲太宗所愛賞太清三年卒
贈侍中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第九子也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
論語義發擿無所遺旣長美風表涉獵史籍齊隆昌中明帝作相
內外多虞明帝就長沙宣武王懿求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宣武
言恢焉明帝以恢爲寧遠將軍甲仗百人衛東府且引爲驃騎法
曹行參軍明帝卽位東宮建爲太子舍人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
前軍主簿宣武之難逃在京師高祖義兵至恢於新林奉迎以爲
輔國將軍時三吳多亂高祖命出頓破岡建康平還爲冠軍將軍
右衛將軍天監元年爲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封鄱陽郡王
食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
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

節如故義兵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及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治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進督霍州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十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石頭戍軍事領宗正卿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十七年徵爲侍中安前將軍領軍將軍十八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七年九月薨于州時年五十一詔曰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荆湘雍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于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燮台阶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并給班劍二十人謚曰忠烈遣中書舍人劉顯護喪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遑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在荆州常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

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賓咸服世子範嗣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起家太子洗馬祕書郎歷黃門郎遷衛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開通劍道尅復華陽增邑一千戶加鼓吹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範作牧蒞民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範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進伐穰城尋遷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已蓄姦謀不臣將露範屢啟言之未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征北將軍京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

魏人據合肥竟不出師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遣信告尋陽王尋陽要還九江欲共治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尋陽政令所行惟存一郡時論以此少之旣商旅不通信使距絕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恚發背薨時年五十二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能傾身養士皆得其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乏絕景遣任約來攻嗣躬擐甲胄出壘距之時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太祖第十一子也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憺哀感傍人齊世弱冠爲西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義師

起南康王承制以憺爲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遷相國從事
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和帝立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
守蕭慧訓子瓚等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鎮
軍將軍蕭穎胄暴疾卒西朝甚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
南平王偉遣憺赴之憺以書喻瓚等旬日皆請降是冬高祖平建
業明年春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
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拜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
都督刺史如故封始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
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
安之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
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
矣爾其無吝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

敎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三年詔加鼓吹一部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
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
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
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
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
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
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
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徒可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
復來哺乳我八年爲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尋遷中軍
將軍中書令俄領衛尉卿憺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
時論稱之是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

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九年春遷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時魏襲巴南西圍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壁固守愴遣軍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衆十四年遷都督荆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荊州刺史同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愴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薨時年四十五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劔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冊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

兼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魂而有靈歆茲顯號嗚呼哀哉愴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世子亮嗣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旂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城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跡著益亦漢之閒平矣

魏州中鳳閣
氏書同甫甫

梁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魏州中鳳閣
氏書同甫甫

長沙嗣王業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

桂陽嗣王象

長沙嗣王業字靜曠高祖長兄懿之子也懿字元達少有令譽解
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遷太子舍人洗馬建安
王友出為晉陵太守曾未期月訟理人和稱為善政入為中書侍
郎永明季授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
梁二州刺史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
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氏師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

火坑池等六戍尅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進號征虜將軍增封三百戶遷督益寧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入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吏部郎衛尉卿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叔業叔業懼降于魏旣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奔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奔之授侍中尚書右僕射未拜仍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故增邑二千五百戶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暄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旣立元勳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之將加酷害而懿所親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

尚書令耶遂遇禍中興元年追贈侍中中書監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贄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王故事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仕齊爲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高祖旣至乃赴于軍以爲寧朔將軍中興二年除輔國將軍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徵爲冠軍將軍量置佐史遷祕書監四年改授侍中六年轉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驍騎將軍尋爲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徵爲護軍九年除中書令改授安後將軍鎮琅邪彭城二郡領南琅邪太守十年徵爲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復爲護軍領南琅邪彭城鎮牙琅邪復徵中書

令出爲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
佛法高祖每嘉歎之普通三年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四年改
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謚曰元有文集行於
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
林園於座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高祖深賞異
之普通元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章子脊嗣

藻字靖藝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齊永元初釋褐著作佐
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
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
聚衆數萬郡樊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
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

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
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十年爲
左驍騎將軍領南琅邪太守入爲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
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譙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一
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三州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徵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
州諸軍事兗州刺史軍號如故頻莅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常
如弗及徵爲太子詹事普通三年遷領軍將軍加侍中六年爲軍
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伐渦陽輒班師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
土七年起爲宗正卿八年復封爵尋除左衛將軍領步兵校尉大
通元年遷侍中中護軍時渦陽始降乃以藻爲使持節北討都督
征北大將軍鎮于渦陽二年爲中權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置佐史

加侍中中大通元年遷護軍將軍中權如故三年爲中將軍太子
詹事出爲丹陽尹高祖每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藻
小名也入爲安左將軍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
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
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
屏退門庭閒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
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出爲使持節督
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
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
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
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太清三年薨時年六
十七

承陽嗣王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敷字仲達解褐齊後將
軍征虜行參軍轉太子舍人洗馬遷丹陽尹丞入爲太子中舍人
除建威將軍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
及也進號寧朔將軍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薨高祖卽
位追贈侍中司空封承陽郡王謚曰昭伯游美風神善言玄理天
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與區宜
須撫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
稽太守二年襲封承陽郡王五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恭
衡陽嗣王元簡字熙遠高祖第四弟暢之子暢仕齊至太常封江
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衡
陽郡王謚曰宣元簡三年襲封除中書郎遷會稽太守十三年入
爲給事黃門侍郎出爲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

將廣州刺史還爲太子中庶子遷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
事信武將軍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卒於州謚曰孝子俊嗣
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初叔父融仕齊至太
子洗馬永元中宣武之難融遇害高祖平京邑贈給事黃門侍郎
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無子乃
詔象爲嗣襲封爵象容止閒雅善於交遊事所生母以孝聞起家
寧遠將軍丹陽尹到官未幾簡王妃薨去職服闋復授明威將軍
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爲持節督
司霍郢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尋遷湘衡二州諸軍事
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湘州舊多虎暴及象在任爲之靜息故老咸
稱德政所感除中書侍郎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轉給事黃門
侍郎兼領軍又以本官兼宗正卿尋遷侍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

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以疾免尋除太常卿加
侍中遷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太同二年薨謚曰敦子慥嗣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
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氏蘭回

氏蘭回

蕭景弟昌昂昱

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卽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尚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爲衆所推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于治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之敦厚有德器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文宣侯尚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項之卒高祖卽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千戶子審嗣崇之以幹能顯爲政尚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

監初追謚忠簡侯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驃騎行參軍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爲寧朔將軍行南兗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僭楚各據塲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中興二年遷督南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兗州高祖踐阼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爲使持節都督北兗徐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

年荒計口賑卹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四年王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豫丁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衛率遷輔國將軍衛尉卿七年遷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侍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之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績率軍士收而瘞焉景初到

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
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
迹十一年徵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爲使持節督南
北兗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三年徵爲
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雅有風力
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爲從弟而禮寄甚
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大尉揚州刺史臨
川王宏坐法免詔曰揚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
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卽
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于涕泣高祖不許在州尤
稱明斷符敎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
語曰肅監州符火燭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十八年

累表陳解高祖未之許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
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別爲之
流涕旣還宮詔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晉陵郡接魏界
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普通四年卒于
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嗣
昌字子建景第二弟也齊豫章末爲晉安王左常侍天監初除中
書侍郎出爲豫章內史五年加寧朔將軍六年遷持節督廣交越
桂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七年進號征遠
將軍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
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坐免十三年起爲散騎侍郎尋以
本官兼宗正卿其年出爲安右長史累遷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
常侍又兼宗正卿昌爲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後多過在州郡每

醉輒逕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憊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十七年卒時年三十九

子伯言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也天監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出爲輕車將軍監南兗州初兄景再爲南兗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軍號如先復以輕車將軍出爲廣州刺史普通三年爲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四年轉散騎侍郎中領軍太子中庶子出爲吳興太守大通二年徵爲仁威將軍衛尉卿尋爲侍中兼領軍將軍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二年封湘陰縣侯邑一千戶出爲江州刺史大同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謚曰恭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

書舍人中書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曰夏初陳啟未垂採照追懷慙懼實戰胸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旣雜時逢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饑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旣乖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溢至長罷俯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衒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干請夫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鄣所

以致乖筭測聖監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黃
樞叅竊稍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
許臣雖叨榮兩宮報效無地方違省闕伏深戀悚高祖手詔答曰
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
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
令興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卽是光武猶
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旣不肯行績用爲招
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
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
郡事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
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
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

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
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旣表解職可聽如啟坐免
官因此杜門絕朝覲國家慶弔不復通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
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
菩薩戒昱旣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
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
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爲
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
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
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連咸被任遇蕭景之才
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令望者矣

梁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終

西川忠國
氏南同湖

梁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西川忠國
氏南同湖

周捨

徐勉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顓之八世孫也父顓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顯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諷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折包辭理適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臺建爲奉常丞高祖卽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顓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

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爲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給與人汎論談謔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歎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鄣壞亦不營爲右衛母憂去職起爲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頃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遷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面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爲有

司所奏捨坐免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上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

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爲祭酒
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
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
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
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機鑿初與
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
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
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
職天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
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日乃一還宅
每還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
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夔倫有

序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
筆又該綜百代皆爲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
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除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未拜改領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
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
事詢謀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
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惺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
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
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尋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
故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宮職優詔不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
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
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

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衾棺椁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纒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戚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僕射如故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

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官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

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啟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費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任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

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卽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

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
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
禮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後
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
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
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
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
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
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制旨疑事旣多歲時又積制旨
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
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
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

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
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
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
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
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
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
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
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
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
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
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
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

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內任詔不許

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脚疾轉劇久闕朝覲固陳求解詔乃賚假須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駟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閒營

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
閒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任等旣應
營婚又須任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
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
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
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
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
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任南還之資
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
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
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纍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陔陌交通
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

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章生欲之亦雅
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公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
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
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
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爲曷鹵彌復何
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
治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
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
耳汝旣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
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
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

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喻其辭曰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悱喪之間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墮二宮竝降中使以相慰勗親遊賓客畢來

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己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折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悱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

淡然而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
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
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
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繫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
存清靜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闔棺千里
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
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殷勤於詞賦況夫名立官成
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旣貽
格言喻以大理卽日輟哀命駕修職事焉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
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
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敕每欲臨幸
勉以拜伏有虧頻啟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

十高祖聞而流涕卽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餘竝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
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謚曰簡肅公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
機務下筆不体常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撰爲別起居注六百卷
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
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
爲婦人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左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
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卽降詔許立碑於墓云

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
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
東王友遷晉安內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修身慎言行擇交

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
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
爲梁宗臣盛矣

